



骑行 正在成为新顶流

2023年10月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十周年背景下，奥雷·伯曼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“东游记”计划。“这次自行车之旅的关键原因，是我对东方的深深敬重和迷恋，这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我的母亲来自饱经战火的德国，使得我的家庭一直将东方视为意义之源。在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方向感到失望后，我的职业生涯在中国找到了新的目标。”

在他看来，“东游记”就是一场“东西方文化对话”。近十年间，奥雷·伯曼在中国的工作充满机遇与挑战，“我学到了一些‘中国式’的思维方式、运作模式、管理方法等等。但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在哪儿？我从未真正接近过这一问题的核心”。

“东游记”也是奥雷·伯曼对骑行的一种致敬。“骑行文化以最浓缩、原始或者说凝练的方式，代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人类行为、政治格局、社会安排、多样的环境、气候条件、感知的强烈度，只要你跨上自行车开始踏行，尤其是与他人一同踏行时，这一切都会展现出来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奥雷·伯曼还把“东游记”设计成一堂特殊的大学课程。作为2024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春季学期新开设的专题设计（IV）系列子课程。

“东游记”结合线上线下教学模式，将旅程拆解为一系列课程单元：奥雷·伯曼每周在线分享并解读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，而同济学生们则探讨与表达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，分享对伯曼教授骑行旅途的建议，最终合力完成一本《东游记》的著作，并策划完成一场展览。

通过4个月的准备工作，今年2月1日，64岁的奥雷·伯曼从阿姆斯特丹出发，以上海为目的，开启了“万里走单骑”的“东游记”。

“我专门为这次旅行买了一辆自行车，我认为这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项目。我一直在寻找一辆非常可靠和坚固的自行车，它可以承载所有的重量，在路上支撑我半年。这辆自行车成了我的好朋友，它把我安全地带到了上海，给我提供食物和饮料，给我的手机充电……”

在上海的同济学生，也成为他的“后援团”——有的时候往南骑到一半，有同学在课上给伯曼教授出谋划策；另外一边某个地方感觉更有意思。第二天，他就会转头向北。“我们交流很多，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单向的教学，因为这条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陌生的、开放的，包括我自己。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，大家更在给我上课。”

在骑行中重新认识世界、了解中国

在德国特里尔，奥雷·伯曼特意路过了马克思的雕像，这座雕像是中国送给特里尔市的礼物。它面前的说明板还用中文写下：马克思，是特里尔市最著名的儿子。“我在欧洲生长，但这里的许多东西，我自己之前都从来没有发现。”他说。

除了邂逅“中文”，旅途中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中国元素。例如，有一天他逛完了成吉思汗的后代修筑的苏丹尼耶圆顶，这是一座被绿松石琉璃瓷砖覆盖的宫殿。正当他准备继续自己的旅途时，一位骑摩托车的男人追了上来，告诉他：一定不能错过附近的“龙谷”——在这里，中国工匠受统治者的委托，在岩石中雕刻出了两条“巨龙”。

除了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，还有人性的善。在伊朗，奥雷·伯曼曾在凄风冷雨中翻越一座山岭，一辆陌生的汽车静静地紧随浑身湿透的他，“后来我明白了，司机想让我坐进他车里避雨，好暖和一点儿”。两人素昧平生，语言不通，宗教不同，“这不是我索取的善意和款待，是另一个人自主而生的善念。而这样的善念伴随着我整个旅程”。

每到一个大节点，奥雷·伯曼都会停歇一会：滑铁卢、维也纳、伊斯坦布尔……他在这些城市，用各种不同主题的活动来回溯之前的旅程。“有的时候我会作演讲、办展览，或者和各种各样的人开研讨论坛。人们可以通过我拍的照片，看到我眼睛所看的东西，这样我的旅行才不会变成一个黑洞。”

当骑行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时，奥雷·伯曼看到了广袤的建筑群——从冷战结束前的办公楼到工厂——已经沦为被遗忘和荒废的牺牲品。“骑行这些国家，你见证的是资本主义接

奥雷·伯曼将骑行的自行车作为“东游记”展览的展品展出。

